

阿耳科

长篇小说典藏

情感狱

+

最后一名女知青

+

生死晶黄

+

风雅颂 + 炸裂志

典藏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情感狱

阎连科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· 郑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情感狱/阎连科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 2016. 9
(2017. 9 重印)

(阎连科长篇小说典藏)

ISBN 978-7-5559-0327-7

I. ①情… II. ①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
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28817 号

选题策划 陈 杰 陈 静

责任编辑 陈 静

责任校对 丁淑芳

装帧设计 刘运来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
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

邮政编码 450011

售书热线 0371-65379196

承印单位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经销单位 新

纸张规格 70

印 张 21

字 数 31

版 次 20

印 次 20

定 价 45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印厂地址 河南省武陟县产业集聚区东区(詹店镇)泰安路

邮政编码 454950 电话 0391-2527860

儼

最后一名女知青 + 生死晶黄

+

风雅颂 + 炸裂志



岡草科

阎连科，一九五八年生于河南嵩县。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、驻校作家。著有长篇小说《情感狱》《最后一名女知青》《生死晶黄》《风雅颂》《炸裂志》等，中短篇小说《年月日》《黄金洞》《耙耧天歌》《朝着东南走》等，散文随笔集多部，《阎连科文集》十二卷。曾获得卡夫卡文学奖、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“红楼梦奖”、马来西亚“花踪”世界华文文学奖、日本 twitter 文学奖及鲁迅文学奖、老舍文学奖等二十余种国内外文学奖项，两度获国际布克奖提名。其作品被译为日本、韩国、越南、法国、英国、德国、意大利、荷兰、挪威、以色列、西班牙、塞尔维亚等国家的二十种语言，在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。

目录

1-54

第一章

混浊的我与乡间的他们

55-100

第二章

洪水卷走的透明十二岁

101-178

第三章

瑶沟村的一轮日头

179-230

第四章

村落人的梦

231-284

第五章

往返在土塬

285-348

第六章

一曲民间的婚姻弹唱

349-356

第七章

尾声

第一章

混浊的我与
乡间的他们

1

你听我先向你述说这样一个故事,皆为野村俗事。——说从前,山上有座庙,庙中居住着三个老和尚。忽一日,三个和尚立门口,头顶寺瓦,脚踩青石级,详详细细朝山下张望,猛见从山旁摇出一样东西。大和尚说是条狗,二和尚说是头牛,三和尚说是匹骆驼,结果,东西近了,是个人。三个和尚朝着那人看,大和尚见那人披了绿头巾,二和尚见那人披了红头巾,三和尚见那人披了黑头巾。至尾,那人又近,却见啥头巾也没披,只枯着一头白发。于是,三个和尚相视一笑,又极细密地盯死来人,大和尚吃惊道:呀,来者是我表姨。二和尚一眨眼,愤愤道:不是你表姨,是我姑!三和尚一阵不语,待来人更近,车转身子怒喝:谁也不是,是我亲娘!!三个和尚急起来,打得极凶,砰啪声中,又都看清,来人不是表姨,不是姑,也不是亲娘,是一个男人……最后,男人也不是,竟是只老鼠。——这故事,你信吗?

信不信由你。

漾荡馍味的秋天,太阳如饼如球,四野阵阵飘香,世界都是暖气,都是甜味,腻得人倒胃。近处播种小麦的庄稼人,拉绳开始扭弯,开始收耩回

家。远处耙耧山坡上，放羊的懒汉，鞭杆戳在天下，仰躺坡面，微闭斜眼，呼吸着馥味秋气，把太阳拦在胸脯上，死睡。白羊在他周围点点弹动，“咩——”叫声扯天牵地。村里炊烟缕缕收尽。猪、狗、鸡、猫，开始往村头饭场晃动。

时已入午。

村委会开会，领导干部齐到。村支书传达了乡书记的讲话精神。村长谈了调整土地承包意见。副支书说了计划生育十条困难。经联主任摆了面粉加工厂、铁钉厂、手纸厂的生产形势。晌午了，也终于会近尾声。都等着村长或支书道出两个字散会，然后，均拍屁股，扬长而去。可偏这时，村长瞧见一样景物：窗台上流着阳光，阳光中埋着秋叶，椿树的，小鞋样儿一般，叠着一层。有一叶儿，宽宽大大，被虫蛀了几洞，尖儿翘在天上，挑着一对金苍蝇。金苍蝇一个背着一个，还闪闪发着光亮。

故事就是从这儿开始的。

村长看见这景物，旋儿闪回头。“妈的，看见这蝇子我才想起来，乡里调来一个副乡长，大娃娃今年二十四，想在咱村讨媳妇，大家给数数谁家闺女配得上，张罗成村里就又多一门好亲戚。”

村长前天参加了县里三级干部会，事情是散会前受托的。话一出口，人们不在意，谁说在瑶沟村找个闺女嫁出去，免得他们老说瑶沟没仗势，万事都吃亏。然人都不吭声，沉在静默中。过一阵，治保主任说，村长，你们会上伙食咋样？村长说天天鱼肉，还有电影看，不买票，尽坐中间好位置。治保主任说，我们在家管秋督种，忙得屁都放不出，几天间肚子瘪得贴皮。说着，朝窗外一眼深情长望。此时，太阳紫黄。鸟在吃虫子，脖子牵着蓝天，虫在脖子中间胀出疙瘩。村长年逾四十，在基层风雨二十余载，乡村文化很道行，一耳朵就听明白了治保主任的话中隐含，心说操你娘，嘴却道，会计，买些东西来，让大家养补养补。会计去了。买了。回来了。花生、糖果、香烟、五香豆，还有新近冲进乡间的四川榨菜，五毛钱一包，鬼都爱吃。

这些物品，文明地堆一桌，七七又八八，颜色十足，景势如同惯常年例的拥军优属茶话会，把窗外的咽虫鸟吓飞了。太阳也退去老远，光亮弱浅起来，连窗台上做着事情的金苍蝇，也慌张飞去。

剩下的就是热闹。

热闹在桌上走来走去。吃糖、吸烟、剥花生、嚼豆子，声音很震。这是吃饭时候，响声灌满肚。一边忙在嘴上，一边忙着思想。不一刻，治保主任想到了三个姑女，一个是他伯家的，一个是他叔家的，一个是他小姨子，说年龄都相当，皮面都不错，觉悟都不低，没有谁会收彩礼。管民事的村里调解员，是个有模有样的人，他咽了一把花生，吃了三颗糖，又抓一手五香豆，说村长，我侄女今年高考只差两分，下学了，该寻婆家了。妇女主任说，把那个红糖递给我，甜死人，不行就把我妹子嫁出去，二十二，一个人开个小卖部，领执照、进货都是单人手，连和镇上收税员打交道都不曾用过我，家里家外一手独，嫁出去我娘还真的不割舍……这样，豆一点工夫，姑女就堆了一桌，任村长挑拣。村长在桌上选了一个胖花生，脱掉衣裳，扔进嘴里，说乡干部到底是乡干部，我娃娃找媳妇也没有过挤掉大门挤屋门。话虽如此，脸上毕竟有了很厚满意，笑像花生壳样哗哗啦啦落地上，铺满会议室。

热闹开始寂寞。

其间，支书始终缄默着，云雾抽烟，一脸远虑。支书抽烟很清白，全抽自己兜里的，尽管兜里的不如桌上好，还短缺一段嘴。看人话尽了，热闹枯了，他抠出烟来，扔给村长一支，自个儿燃一支，道说尿一泡，就徐徐步出屋。

我想向你说一下村委院。村委院筑于民国初，原为娘娘庙，风雨飘摇七十年，烧过香，下过神，住过游击队，做过学堂，人民公社化时充作大队部，大队改为村，又转为村委院。再说支书这个人，成立大队支部时是支书，大队改村时，说是实行村长负责制，党政要分家，支书就当村长了——这件事在以后我还要单独说——后来党政在乡村不分了，支书便把村长位

置让给了副支书。支书初为支书时，在院中栽下一棵树——椿树，一春一春，椿树就大了，支书就老了。眼下，椿树一抱之粗。眼下，支书枯着一头白发，立在椿树下。他要和人独处总是出来立在椿树下。椿树上长满了支书单独和人说的话。

村长吸着支书的烟出来了。村长吸支书烟的时候，支书就有事要和他谈。

“这事你咋不跟我通股气？”

“啥事？”

“副乡长要在村里讨媳妇。”

“翻倒翻倒，你家我家都没闲闺女。”

“可副乡长立马就要当乡长……”

支书说这话时，眼含怨气。村长听了这话，脸荡悔波，皮面一股劲儿秋叶，青青黄黄，黄黄青青，像火烟熏了一日。他知道支书这话不是群众水平，话中写着一篇文章。村长和支书配搭二十年，从支书脸上学了很高文化，自然一目十行，就把那文章念得流畅，揣摩清亮。有一日，副乡长当了乡长，婚事就不单为婚事，媳妇就不仅为媳妇。事情远上青天一层楼，将玉为石非小可了。村长倚在树上，瞟支书一眼，脸上也更加秋叶，枯萎得仿佛即刻就要落下。

“真要当乡长？”

“乡长要调到商业局，他是来顶班的。”

到这儿，村长把烟落在地上，猛然回屋去，洋洋洒洒道：“日光爬上了椿树腰，支书还蹲在厕所没出来。都饥了吧？散会吧！我们村的闺女又不是嫁不出门，不一定硬嫁副乡长家娃。不就他妈一个副乡长……嫁过去不一定就荣华富贵啦。散会吧，等副乡长上任看上谁家闺女再商量。”

就散会了。

治保主任、村委委员、妇女主任扫了桌上的烟、糖、花生。民事调解员

慢了一步，把桌上的烟盒拿走了。烟盒上有花、有草、有山水，糊墙是上好纸，还可当菜籽盒，自然也属好东西。大家吃着吸着走出会议室，果然见支书在厕所门口系腰带。支书问说散会了？答说散会了。支书问说副乡长家儿媳订了谁？答说村长是闲扯淡。

支书说：“有闺女还愁嫁？”

委员说：“走吧，一路走。”

支书说：“先走吧，我烟还放在会议室。”

就都走出了村委院，入了胡同里。村委院门口有条狗，朝院里斜一眼，骗起右腿，蹬向天空，一泡长尿浇在了大门上，懒懒散散走去了。支书也斜狗一眼，懒懒散散入了会议室。

村长、副支书、经联主任还没走，坐在屋里正等村支书。桌上东西干净了，日光又扑来盖在桌子上，盖着他们的脸。支书走进来，副支书让出一屁股红靠椅，说没事都回家吃饭吧，晌午错了时。支书没言声，把自己搁在椅子上，缓缓地，如放一袋米，两眼有光无光、有意无意扫了一下会议室。即刻，屋里空气就变了颜色串了味，静得可听见日光照耀的吱吱声。似乎，支书这一扫，把村后耙耧山扫到了会议室，压到了村长、副支书和经联主任的顶脑上，压得他们气都断入了肚子里。

我知道，你不相信支书的目光能有这劲道。

不怪你，因为其中缘由你还不清楚。对你说，乡间俗事外人不明白，不理解大小乡村都是一方世界一方天，各有其皇道，各有其民路。如婚嫁：支书家大闺女是村长的大儿媳，支书家二闺女是副支书家大儿媳，支书家大孩娃又娶了经联主任的大妹子。接续起来，村委委员、治保主任、妇女主任、民事纠纷调解员、村委会计、生产组长、税代员、信贷员、村中电工、水利组长、面粉加工厂厂长、铁钉厂经理、手纸厂领导、老中医、新西医、民办教师……红红绿绿，上上下下，都扎扎实实是亲戚。没办法，都是亲戚。都是亲戚！乡间就是这物景、这面貌。邻与邻、户与户、街与街、村前与村后、村

左与村右、上村与下村、小村与大村，究根儿起来，上三代，下五代，没有不是亲戚的户，没有不是亲戚的人。

这就是乡间！

乡间就是亲戚连亲戚，谁有理由不畏惧支书那目光？

亲戚死着，也生着，线不断，总有远近之别，且近的总比远的近。你说，支书的目光能没那劲道？

会议室的房子原是正堂庙，房梁上缠绕的龙凤仙神还依然活在房梁上。支书扫了一眼他们，又扫了一眼房梁。梁上的尘灰哗哗啦啦被扫落几粒，在日光中晶莹剔透，摔在支书脚前啪啪响。

“你家大闺女有二十了吧？”支书望着经联主任说。

“十九。”经联主任把目光挪到支书的脸上去。

“不小啦。”

“她还想再考一年学……”

然后，支书磨动一下眼，盯着副支书。

副支书舔了舔嘴唇说：“我家大闺女，二十三……可上个月订过了婚……”

支书问：“订了？”

副支书说：“订了。”

支书问：“订死了？”

副支书说：“活该她没高嫁的命……礼都过了。”

又静默。日光在地上沉沉爬着，压碎地砖。有两只蝇子，在日光中追飞，且厮咬。人皆不语，都盯着蝇子，仿佛那是两粒黄金。支书开始吸烟，吐出山雾海雾，把日光淹在其中。过了很久，村长伸手向支书讨要一支，没燃，说副支书和经联主任，现在咱不是开村委会，是咱四个亲家打商量。都别错拿主意，要不就把这门亲戚让出去。让出去的后果你们都明白：是泼水倒山，收不回，扶不起。实说吧，虽然副乡长家住山沟，那儿不通驴车不

通电,挑一担水得走八里,可副乡长立马就要当乡长……咱是关起门来说,地比天近,天比地高,一家人不扬二家言,都是近亲戚,咱不说官话,你们想想,今儿我一说副乡长要在咱村讨媳妇,你看委员们那响应……人家都比你们想得远!

村长洋洒完这番话,如同一个包袱卸落地,耸耸肩,燃上烟,昂头不看副支书和经联主任,把目光吊挂房梁上,脸上极厚淡然,仿佛爹对无可救药的娃娃懒得顾盼一眼。如此,就把这二人推进尴尬里,推进冷落里。

一阵,副支书从冷落尴尬中挣出来。

“乡长真调走?”

“真调走。”

“副乡长……上?”

“支书不光是我亲家,也是你亲家,你问嘛。”

“真这样……让姑女把那边退掉!”

这当儿,经联主任站起来,像走,却说:“退啥。女娃的亲事她愿意咱就别强硬,好歹也是新社会,又改革开放,咱又都是干部,不能让群众指骂。让侄女和那边订婚就是。这边,让我家大姑女顶上,她满十九了,说考学就能考上了?让她顶上!”

有了这话,副支书忽地心中一怔,忙也立起身来,朝支书面前站站,一脸好意把经联主任含在其中。

“算啦,还是让你家大姑女考学,谋个前途。”

经联主任从副支书的好意中挣脱。

“白搭。谋个好婆家也是她的福。”

副支书后退一步,又坐下。

“其实,我姑女对她这订婚……压根儿不甘愿。”

经联主任还想说啥,又唯恐语意赤裸,张张嘴,目光落在村长脸上。那目光中有话。

副支书也把目光落去，自然，目光中也有话。

村长把目光从梁上拿下，将脸竖直，不看他俩只看着支书。

支书烟已将尽，仅余一粒红点星在手缝里。他样子冷漠沉稳，把那一星红点在桌角擦灭，站起，谁也不看，说该吃饭了，都回家吃饭吧。言毕，就扭转身子，独自步出屋子，踩过村委院，踏上村街，一步跟着一步，款款朝家走去。

村长他们默默随后，步子一样沉稳而犹豫。

过午太阳又懒又丑，高高悬在天际，村街上已少有吃饭闲人，各家洗锅净碗的声音，叮叮当当，清脆悦耳。有只家猫，咬一只硕大老鼠，穿街而过，还横了一眼他们。他们都没理那猫，只管走。有人从家中出来，问说支书吃饭没？支书说吃过了，还反问你吃过了？待支书走过，那人原话又问村长，村长说吃屁。然后就快步紧走，想赶上支书，却终也不能并肩。到了一条胡同口，副支书和经联主任要拐弯回家，支书也没歇步稍等。于是，他们就问村长，说支书生气了？村长笑笑，他就那样脾性，你们又不是不知。副支书和经联主任就说，村长，你给支书说一声，我们谁家姑女和副乡长家订婚都成，都甘愿。肉烂在锅里，都是自家姑女，谁嫁过去都一样，没有便宜别人。

村长说声知道了，就别了他们去追支书。

支书在十字路口站下来。村长上来说，亲家，拐饭店吃大肉水饺吧。支书摆摆头，和村长对上脸。

“我说，把你家三姑女嫁过去。”

村长一怔。

“老三？她结婚日子都已选定啦。”

支书翻一下眼。

“又没扯结婚证。”

村长舔一下嘴唇。